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四書叢說卷三四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龐永倫

讀四書叢說卷三

元 許謙 撰

讀孟子叢說上

梁惠王上

首章

周烈王五年魏武侯卒公子罃立其子元年則烈王六年也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當罃之三十七年

罃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考異謂為後元年大事記顯王十六年當罃之十八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後齊敗魏而齊亦稱王於顯王三十五年又書曰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於徐州以相王今接顯王三十三年當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他日論集著書之時追書爾當從大事記為正蓋始各王於其國至會徐州之

歲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

仁專言則包四德孟子與義對言則仁體而義用孟子是專主於義而言蓋無仁之本則不能行義然仁義又各有體用朱子訓詁皆兼體用說心之德心之制是體愛之理事之宜是用然仁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含體用愛為用其理則體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蓋天地間物静體而

動用陰静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至不奪不饜固是發明王何必曰
利一語而語意自分兩節王曰何以利吾國至其
國危矣言王好利於上則大夫士庶效之而好利
於下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惟取什之
一賦則非好利矣故君欲分外取於下下亦欲分
外取於上如此不已必至攘奪壞亂而國隨於亡
則是君始好利終於自亡其國此理勢所必至然

亦告君之語也萬乘之國至不饜又言好利之弊成弑奪之禍皆下取乎上文侯斯與韓趙分晉即惠王之祖也此其明驗為君而好利禍害之烈可畏如此一言君好利必亡其國二言好利必下簒其上

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禄大夫概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

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方三百十六里有畸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絶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己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沼上章

聖賢告人非法語之言則巽與之言故孟子與時君言皆是這機軸前章法語之言此章巽與之言也後多仿此

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興亡乃其效也

靈臺之作文王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遊觀爾蓋非所謂七十里之囿也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

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也文王繼體即位本都於岐在位四十六年而遷都於程又三年而遷都於豐於是作靈臺其時年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矣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之舊都歟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也

麀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

物都在春風和氣中覩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於人可知

鶴與鶴鳴之鶴不同音音涸者禽名在鐸韻音學者潔白貌在覺韻此字當音學

移民章

加少加多金先生曰不見其愈少不見其愈多

棄甲曳兵戰而負者

魚鼈之類天地自生之物長幼皆得食之雞豚狗彘
人力畜之故以養老則七十者始食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辨其
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
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
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
畮餘夫亦如之注謂户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
一户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城邑之居孟

孑所云五畆之宅樹之以桑者也萊謂休不耕者

也疏謂餘夫皆有田廛是備後離居之法

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

此不同或殷周之制異或孟子一時之言偶異大

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庠序之教教以人倫也於其常教之中又於孝弟二

者重明之而督之尤力也

後罪歲應前兩凶字塗有餓殍不知發應前移粟由

此而知所移乃民間之粟未足以濟河内之民而先已病河東之民矣况有餓莩不發猶是吝已之財狗彘食人食則必征歛無義而傷民之財矣中兩節教之以王政則民自足食樂義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荒不待移粟移民而民自無飢寒近者悦而遠者來矣何患不加多哉

下章率獸食人亦此意而極言之也

集注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如左傳陳書曰

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鼓進金退也按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之用中冬教大閱帥其民而致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坐作如初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却夫鐸大鈴也振鐸者搖鐸也摝鐸者以手掩其上而執以振之其聲鹿鹿然

也是鐸兼主進退但其聲有不同耳鐲鉦也形如小鐘以為鼓節鳴之而車徒行則鐲亦主進也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故鳴鐃而軍郤退也大抵鐲則進也鐃則退也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鐲直角反鐃女交反畜訓義當作許六切今敕六反誤

安承教章

孔子惡作俑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為此

言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葢其弟德公立而用以徇之當周釐王四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遂用徇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死始謂為不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大不可不謹孟子因取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

晉國天下莫強章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答晉國天下莫強一語王如施

仁政節是方百里可王之實功彼奪其民時正指齊秦楚徃而征之一節是洒死之事

易猶淺也此金先生之說蓋耕深則土疏通而苗易發達耘淺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語意正同不是等待大段閒暇了然後去修

梁襄王章

一謂統天下為一家正如秦漢之制非謂如三代之

王天下而封建也此孟子見天下之勢而知其必至於此非以術數讖緯而知之也蓋自太古立為君長則封建之法行黄帝置大監監於萬國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亦萬國迨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時云千八百國至孟子時相雄長者止七國爾餘小國蓋不足道也自萬國以至於七國吞并之積豈一朝一夕之故今世既合不可復分終必又并而為一舉天下而郡縣之而後已至

於秦漢孟子之言即驗但秦猶嗜殺人故雖一而
不能定至漢然後定也
襄王才質下不足以語王政故孟子不告之而但曰
不嗜殺人者
齊桓晉文章
文武之道幽厲傷之東遷之後下陵上替五霸迭興
不惟道之不行學士大夫亦且不講自是惟知霸
業可尚而桓文又霸之盛者宣王心悦其事而誠

服之以孟子當時賢者深知其說故舉以為問其
曰可得聞乎見其不易得聞惟孟子知之而又恐
不易以告也
仲尼之徒則見孔子不言霸事可知至其門人以及
後之徒黨不曾有言桓文為霸之謀畫經營者此
與孔子言管仲器小之意同且先截斷宣王功利
之心下乃開其行王者之道
桓文之事金先生曰謂其所以為霸之謀畫經營也

若糾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

德何如則可王宣王知有德則王可謂天資優而知所本矣及問寡人可以保民及何由知吾可皆能自反而善問者與梁惠王逈别

王天下事至大易牛事至小孟子却道只此心便可王故雖指出不忍二字而王猶不知所以

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為仁之端故以知與

惡知相對說以為常人雖為利欲所昏而本然之
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
故孟子以為惟君子為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
啟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既就此推
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一端推之至其
極又推其類而充之至於大則仁不可勝用矣
孟子與王問答三反欲王自知不忍見牛即是惻隱
而不悟前德何如以下雖有三善言至此竟昏罔

推拓不去但重疊解說不是愛財孟子不得已自與言這是正行巧處主意在見牛未見羊一句此非獨王良心之發處之又得其當矣但自不識為善端而又不推於他事爾及王聞孟子之言而說既已得前日之心然又不知處此小事如何便合於王道只是平日無君子啓迪其學故也

術字要看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釁鐘之禮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皆是仁

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也此即是權行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

此章見齊王之良心凡兩發孟子教之推而不能推是以終於戰國之君而已見牛時一發孟子言之而心戚戚時又一發也

此章之要全在推字姑使因愛牛之善端而推之充擴其良心以知仁民之為大於其良心既啟則當

先親親而推及於仁民而又及於愛物謂仁之施
愛物難而仁民易今既能其難而又得行之之術
何於其易者而不能也仁民之所以易於愛物者
人既與我同類其好惡不殊所施者不過以已之
所好惡者及之而已況我親其親人感之亦各親
其親其應之速又不盡待我之推也其終告以王
道之大亦不過盡不忍之心而已
權度度物而心為甚不是言此心以權度去度物正

是欲以義理來度此心使於發處審其輕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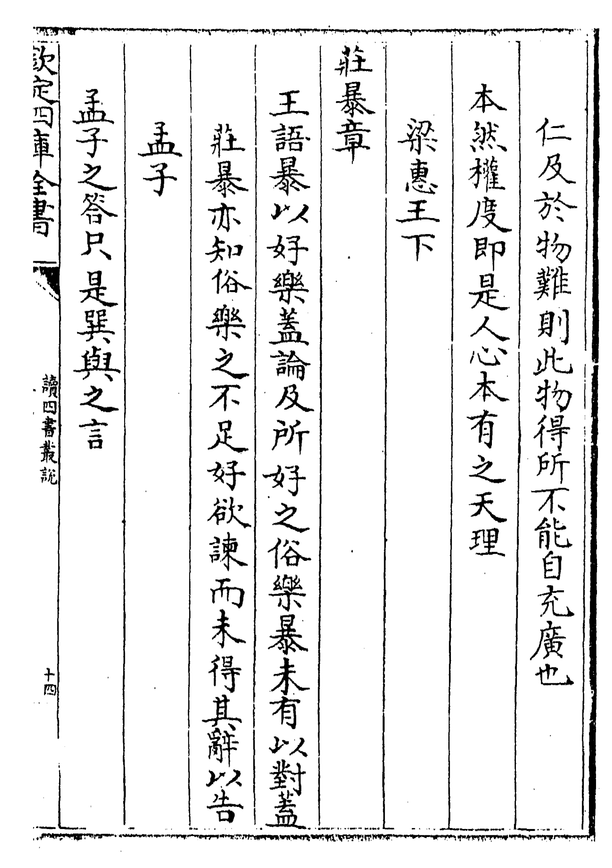
抑王興甲兵至快於心與若與權度之言不相接此蓋從齊王本意問霸處說來而使齊王度民心之所不顧而推愛心以及之也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行仁政也齊欲服天下如鄒敵楚不行仁政也

以齊之一分而敵天下之八者勢也發政施仁者德也以德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論勢矣

集注名辟疆古人名辟疆者非一作開闢封疆說則上音闢下音疆作辟除強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巨良反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老幼彼此皆同以我及於親親者措之於彼固不甚異是易也上老老恤孤而民即興孝不倍則民視上之老幼與已之老幼皆同故即效之是又易也至於物則無知識不能達人之意故



仁及於物難則此物得所不能自充廣也

本然權度即是人心本有之天理

梁惠王下

莊暴章

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以告

孟子

孟子之答只是巽與之言

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此章只是欲與民同樂不必專於作樂也

交鄰國章

此章前言交鄰在能仁智朱子以懲忿總之後言好勇在行仁義朱子以養大勇言之王問交鄰孟子所答樂天畏天是交之之正王後再言好勇孟子答之以好勇須文武之德乃可

集注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書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謂天佑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越其心乎寵愛也志已之志也朱子隨孟子文解故其義亦小異蓋古者以簡編寫書簡冊煩重非如今以紙摸印易辨古人多是以口相傳故

古書所引多有不同者

雪宫章

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又勞苦而不得休息於是相與造為讒謗而民因而作為姦慝矣此上言軍民之怨也

方命虐民以下是言君也

集注廢時失事廢字解暁字失字解亡字

明堂章

人皆謂我毀明堂舉衆人之言也毀諸自問果當毀之乎已乎又以己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爾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則是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脩二七者深十四步八丈

四尺也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十丈五尺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三四步室方四三尺以益廣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平步其廣益之以三尺謂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謂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也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為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

室十步為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
丈則廣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牕
每室四戶旁皆有兩夾牕為八牕五室二十戶四
十牕白盛蜃灰也盛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
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門堂取正堂三分之二
南北五丈六尺東西七尺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
居一分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

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之四柱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

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箇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三箇六尺通典東西長八十一尺

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牕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四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為一室西北丈四尺東西牆八尺其宫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此釋周禮明堂制又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闥八牕三十六户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堂高三丈東西九

仞南北七進九室十二堂室四户八牖宫三百步

今按此文在明堂篇朱子明堂說云論明堂之制者非一𡧓切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

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青陽左个
青陽太廟東
青陽右个
玄堂右个
玄堂太廟北
玄堂左个
太廟太室
總章右个
總章太廟西
總章左个
明堂左个
明堂太廟南
明堂右个

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
按周禮舉三代之制以互見葢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朱子之說簡當

放桀章

上兼問桀紂下再問弑君是專問紂葢舉重者言之也葢孟子亦止舉紂對

集註王勉之言謂上下二者兼有則可為放伐之事若上雖極暴而下非仁不可下雖至仁而上不暴亦不可

為巨室章

兩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上屈人之大才以從巳之小

見下不貴國家而徇一己之私欲

萬鎰為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

齊人勝燕章

書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又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孟子所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餘文中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注云兩引書

鄒與魯鬨章

此告君之言不得不切民今而後得反之之言似失太過民固不可求反其暴於上然至於君行仁政則親上死長之心亦民所本有也

竭力章

太王自邠遷岐行二百五十餘里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閒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

太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又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平公章

前以士後以大夫蓋言喪禮也儀禮有士喪禮篇大夫喪禮亡不可考

三鼎五鼎言祭禮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士之祭禮也牲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臑肫胳正脊横脊長脅

短脅九體膚三離肺一刌肺一為一𦇁魚十有五為一𦇁腊者獸之乾者也用兎為一𦇁少牢饋食禮大夫之祭禮也牲用少牢陳𦇁五羊右肩臂臑膊胳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𦇁膚九實於一𦇁魚用鮒十有五而𦇁腊用麋一純而𦇁肩臂臑者肱骨也膊胳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脡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脅革肉也離肺者搯離之不絕中央

少許刌肺者切肺也舉肺者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即離肺祭肺即刌肺也九牲用右胖腊則合升左右胖故曰腊一純純猶全也然此則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牢臑奴到反純膊皆音輇胳音格刌七本反脡音挺鮒音拊㨨若奎反胖音判

公孫丑上

公孫丑章

公孫丑問管晏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能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為五霸首尤天下之所共宗仰故孟子惟斥管仲

曾西敬畏子路排斥管仲而言管仲功烈之卑是謂子路倘得行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矣非獨言心術之邪正而已楊氏乃謂子路之才不及管仲恐未全得孟子之意考証言之甚詳

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孟子此語

猶有未推重曾西意謂曾西尚且不足於管仲乃

謂我願學之乎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

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湯之孫太甲繼湯立太甲五世至中宗大戊大戊三

世至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

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二世傳至祖甲皆賢君

也祖甲未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

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居之稠達乎四境則舉國皆稠也

地不改闢矣民不改聚矣有兩意一說言齊地廣民衆地不必改更已自辟矣民不必更改已自聚矣

讀就改字畧歇一說地不必再加廣辟民不必再加集聚五字一串讀下又連下文上說意下說意直上說得矣字出在人看

置郵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

閑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黄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
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倒懸謂如人遭顛倒懸挂困苦急迫也
楊氏言子路範我馳驅而不獲非謂範馳驅真不可
獲禽也如是則王道真為無用矣蓋範馳驅者王
良御車之正也不獲禽者嬖奚不能射也欲使射
者獲禽而行詭遇御者之詐也故王良範驅子路
也嬖奚不獲時君也倘子路遇明君而信任之則

雖小國攝大國而瀕於危亡亦必三年而有足民知方之效子路之不獲者不遇可與有為之君爾管仲則惟欲成目前之功故雖詭遇而不較也但楊氏此段未為知子路者不得曾西之意也

不動心章

孟子平日所言皆王道公孫丑習聞當時霸功之說前章雖聞孟子不許管仲猶未深解於此僅添一王字與霸兼言之耳

因上章以齊王猶反手之言固知孟子能用齊矣然猶未深信能王天下故用一霸字在上然丑亦未能分别霸功王道之所以異言動心否乎亦是未深信孟子

我四十不動心是孟子素有為之之具而後有用世之言也

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

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量敵而進謂量度敵人之堅瑕然後進兵慮勝而會

謂謀利已必有可勝之理然後會戰

黝舍不動心本文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

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北宫孟舍之勇皆是養而成至於必勝不懼乃其效

而謂君子之道可以不養乎

曾子亦是論已與人相敵縮不縮指理之直不直不

惴吾往指氣之勇不勇謂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曲則氣餒所與較之事吾理既不直雖賤夫亦不求勝之吾理既直雖千萬人我亦往蓋理曲必屈理直必伸也

以舍黝比子夏曾子是一意再以孟舍比曾子又是一意上以兩人比兩人之氣象此是虛比却把二人較其短長此是實比

公孫丑雖借孟賁之勇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然孟

賁亦是以勇而不動心者蓋孟賁之勇力足以蓋世故所向無前自然不必動心所以孟子亦以勇力為答然則孟賁以力為主而不動心北宫黝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以能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而不動心也

自章首至曾子之守約是一節孟子答丑問謂我不動心丑乃舉勇士為比是全未曉孟子所以不動

者及聞告子先我不動之言方知不動之道有不同始問所以致不動何道孟子言心不動固多端非惟告子與我不同也於是歷舉不動之人而歸重於曾子以理為主者丑至此已曉得主於血氣者非正然猶未知孟子告子所以異而告子所以不及孟子者何蓋告子學者之徒故孟子且告丑以告子強制其心使之不動其言之病心之失工夫之差處今將告子之言但分內外看兩句心字

只是一箇心心是内言與氣皆是外君子之學當内外交相養告子外不得於言則内不深明所不得之理是内不養外也内於心有未通之理則外不用力以學是外不養内也兩端皆是心不明理上句是事做不去心不必明理下句是心雖有不明不肯去明理如此硬捺住心以至不動孟子言内是本外是末末之敝因本之敝也言不通達是由心不明若不明其心則言終不達矣故曰不可

若心不明乎理則惟持守其心且不務其末猶得輕重之倫故曰可但孟子且就他説心與氣上分輕重而謂不求諸未則以為可其實工夫内外皆不可偏廢故又謂若遺其外亦終不能進德所以發明志氣將卒之言然孟子破上句是順他文破只一意下句是外他文破有兩意上句告子謂窒於外不必求於内孟子謂必當求其内然後外可達告子本意只指内孟子亦專教明於内下句告

○子謂不明於內不必求外助孟子謂當用功於內兼用力於外告子本意專指內孟子則使內外兩致也

告子亦未嘗不知為學之道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固知言之不達乃用心明理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固知心於理有不通當用力問學討論及臨事度義以明其心為他急欲不動其心故兩頭截斷養心正是似禪學

孟子言志至氣次持志無暴氣止因告子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故言雖次於心亦當用功是隨其言救其失至孟子自言但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此與前辨告子之非者意不盡同然養氣在集義所以養之集之是心也但與前持志無暴氣相對說着自不同

氣次焉次字不可緩看謂即亞於志也

知言即是知道孟子自言故如此知道理明故能知

天下之言之邪正得失

孟子之言是知言養氣知言即知道知道屬心為内

養氣屬事為外格物致知以明心遇事行義以養

氣然所以知其義而集之者心也即志帥氣之説至

於集義是要心無愧怍心既無愧怍則氣自生雖

有内外之殊及其至也只是養此心耳

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所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

此章兩言字兩氣字所指不同告子不得於言之言也孟子之知言知人之言也告子之勿求於氣氣血之氣也孟子之浩氣仁義之氣也

上其為氣也言氣之體下其為氣也言氣之用配義與道是氣之能事上句言氣本剛大失養則小以直養之則復剛大而能合助義道而行之沛然但

氣即是義以養成既成則配義愈盛

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

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

直養無害是養之之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功

上言氣配義與道下言養氣只說集義蓋道是總言萬事之體義就每事各裁制其宜言義則道即在此如父必慈子必孝義也道在父子者也君必仁臣必忠義也道在君臣者也及事之微細處莫不皆然

集義之集字不是應事時工夫應事只是義字應事件件行義積集得多方得此心全無愧怍而氣自生集義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

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事皆兩字說集字自反直

無愧是慊也慊則氣盛不慊則餒

必有事是專以集義為事勿正謂不可因集義便期

必氣之浩然勿忘謂未能充大則惟不懈於有事

勿助長謂不可以私意作為欲充此氣用私意便

失義而愈喪其所集者矣故曰集義養氣之節度

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害

養氣專就行事上說於應事地頭作工夫直養無害

一語是養之之方直字則其得於曾子之本原下文有事勿忘即養字正及助長則害之矣惟私意妄作害義為甚故發揠苗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失

揠苗一節只說不可助長後言不耘苗却言不有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言助長之害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文公謂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金先生謂當先問知言此亦是丑之學

未能知所先後竊謂孟子亦自有此文法滕文公

下篇孟子先言出疆必載質後言三月無君則弔

周霄乃先問三月無君後及載質正與此同

知言之說攷証言之甚詳

孟子之學盡始物格致知之功故能明夫道義而於

天下之言皆能知其是非邪正而無所疑然所以

致其知者亦自夫前聖賢之言而得之故知雖是

致知之效而致知未始不因言也所以朱子以盡

心知性為知言之本至於養浩然之氣雖專在於
集義而欲集夫義必先知義所在然後可是知言
又集義之本也知言以開其先養氣以培其後此
所以不動心也然孟子之自言知言却只說知詖
淫邪遁是全說今人之言蓋此章本意是說應事
不動心故也
詖淫邪遁言之病也既謂知言而專舉不善者言之
者蓋明理然後於天下之言了然知其邪正言無

四者之病則為善言矣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其視聽言動者皆禮矣如曰思無邪曰毋不敬曰毋自欺聖賢教人大抵如此

善為說辭與知言應善言德行與養氣應

善為說辭此卻又就已言上說與告子之言同孟子之知言異觀丑舉孔子之言可見

二子善為說辭三子善言德行善言德行為自有其德行也孔子既兼之而但謂不能辭命是舉其輕者

而重者從可知此是古人省文處下文言孟子既

聖可見上句兼包

饒雙峯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君子所性不過

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惟聖人全體備具而各極其

至其餘則或得其一或具而微知子夏篤實近仁

子游精密近禮子張高明近智皆是於四體中各

得其一冉閔顏淵是四體都全但未曾充得廣大

如聖人之溥博淵泉爾

姑舍是猶言不足意而不敢言下文曰所願則學孔

子可見

丑以孔子比孟子孟子不敢當又以門人比孟子孟

子不欲答於是以古之聖人為問丑同舉夷尹是

問孟子才德所至比聖人為何如蓋二子雖皆聖

然猶各守一德非如孔子之時中故孟子先分別

夷尹不同道下乃自舉孔子而曰願學之

吾未能有行焉應上何如二字已未及夷尹也雖兼

三聖言其實答丑之問至言所願則學孔子謂雖

未及夷尹然亦不願學之

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主意

孟子言所願則學孔子又贊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蓋孟子知言養氣才德已度越諸子惟未

至聖人之化爾此是孟子自知之明故亦善言德

行者及其積久惡知不化

孟子明言乃所願則學孔子而丑猶問三聖人班乎

未為知言也後面問同問異却問得明蓋孟子上言皆古聖人下却言二子不如孔子然則同謂之聖人却於何處見得既同者如此異處却如何聖人之道大固不可以名言然亦非丑能盡識故孟子亦不就孔子德行上面推舉三子形容聖人處言之爾

類指衆人而言萃指聖人而言出類衆聖人也拔萃孔子也

集注言任大責重亦有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見得公孫丑之意非謂孟子加齊之卿相因爵位富貴有以淫其心也

恐懼是氣不盛疑惑是知不明以行道言則知當在前以動心言則恐懼為重故先恐懼

疑懼即是動心處集注却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

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既若是必將窮探力索求明其理之未能明以釋其疑戰兢勉強推行其事之未能行者以免其懼皆足以亂吾虛靈靜一之體而非自然應物之道是則所謂動其心也

蓋公孫丑本問為齊卿相若居卿相之位而有事之疑懼者寧遂已乎由是觀之則不動心須着如此

說

疑懼二字貫一章意蓋知不能明故有疑勇不能行故有懼乃動其心告子不得於言未嘗無疑不得於心未嘗無懼強制其心所以不動孟子知言固不疑養氣故無懼自然無所動其心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孟子之言亦不出此三達德養氣則不恐懼知言則不疑惑道因知言而明德因養氣而立道明雖因知然既謂道則行固在其中

謂之德立則行道有得於心而德已成立此是行道

積累而至者此第一節注皆貫串一章意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言下五人北宮黝

必勝孟施舍無懼曾子自反孟子知言養氣告子

冥悍強制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蓋黝專要勝人其事

猶在人故與信聖人者同意舍只是無懼其事專

在我故與求已者同意所以黝不如舍

等是等級以高下言倫是倫類以勇士與君子言

恐懼之是我去驚嚇他人

言有所不達謂不能通暢條達所言之事

急於本是順告子說但只持其心不動若論君子致

力於內專在明理固是急於本然非如告子之急

於本也

傾躓即跌仆趨走是疾奔

盡心知性性即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心者知性則窮

究物理無不知也無不知則心之全體盡明矣朱
子謂盡心知性之謂知性物格之謂也故盡心知
性則於天下之言舉無所疑然所以盡心知性者
皆因明聖賢之言而得然後以是而究天下之言
則是非得失皆洞然矣此聖賢問學之成法孟子
之知言正如此
上云凡天下之言下云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
總古今之言也曰是非謂所言之事曰得失則當

理與不當也所以然言其本也如下文詖淫邪遁

乃作而失理者所以然則蔽陷離窮是也

自反而縮闕上文無作為害之闕下文縮即直無所

為只無害直養是一意無害是一意上是工夫下

是防弊

天人一也更不分别只是公字此氣得於天故能浩

然而道義乃天地間至理皆是公為有私已便不

合公道便卑小然孟子所言浩然之氣乃是言一

身之氣爾故曰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吾身本小養而無害則塞天地私則小公故大

謝氏教人須先體認得吾身浩然體段然後隨事致力以養之庶不是只把做話說又見得心得正無虧欠浩然便在此則人無有不可養者而養之亦不難也

一事偶合於義是學者固欲行義或理未明而處義未精或無力量而行之不至皆未合義有一事行

得恰好適合於義非是說尋常人漫然應事無心偶然相合也這偶合正對不集說

心通乎道是孟子物格知至知言乃其效也

學不厭者知之所以自明言學而後智則學是智之功若曰夫子惟見聖道之無窮而學不厭非智者不能言智而又學則學是智之用恐亦可通

舉夷尹事實皆是體貼經文說非言二聖人之几也

兄弟遜國言非民不使避紂隱居言非君不事歸

文王言治則進去武王言亂則退湯聘用之言治亦進使之就桀是去治而進於亂桀不能用復歸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非君不問湯桀何使非民不擇夏殷

本根指德之盛節目指心之正

此章當作五節看章首至曾子之守約也為第一節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二節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為三節宰我子貢至所

顧則學孔子為四節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

第五節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之廛市宅也謂市物邸舍天子諸侯之

國都皆畫如井而以後一區為市聽民交易市廛

而不征謂但取其邸舍之稅而不取其貨物之稅

也

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民居周禮所謂上地夫一廛田

百畝注五畝之宅是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宅即五畝之宅布泉也泉即錢也宅而不樹桑麻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錢疏云二十五家之稅布也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此蓋以漢法比擬古制未必周果以口計泉數如此又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云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役車輦給傜役

按載師之法是宅不毛無職事兩事之罰今孟子乃

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是居廛者使出二十五家之泉而又出百畝之税也集注言一家力役之征是因所引夫家之文而併釋之恐於夫里之布無所當愚注孟子謂天下之民願為之氓是境內田閒之民皆使之出是兩等之賦只是於一家田税之外多出里布爾與上文市廛之廛不相關蓋上既曰市廛而不征是居市者已征之孟子固已為過矣而又出此兩等不太繁重乎集注上廛字既釋

為市宅於下廛字乃曰市宅之民也賦其廛又令

出此夫里之布二廛字合而為一愚不敢必知其

果如此也

不忍人章

惻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所發不忍以全言惻隱與

三者對舉是偏言然孟子惻隱上看則惻隱有專

言意

擴而充之是日用之間隨四端之發者推廣而充滿

之積之久則如火然泉達其勢自有不能已者既
能如此而能大充廣之方能盡四海之大兩充字
是兩意上充字毎端發處充下充字就應天下事
上充

四行非土無以生四德非信無以成土即大地也無
地則金木水火何所倚信即實理也非實理則仁
義知禮為虛言矣集注所謂定位以方言成名以
時言專氣以溫涼寒暑之氣言無定位即下文之

於四時行無不在無成名無專氣即下文於四時則寄王也

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本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猶道性善而稱堯舜以實之也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仁四節併言義理智各有所發五節言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不可放過工夫全在此後一節

保四海與上治天下運掌上相應

矢人章

集注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也

子路人告以有過章

舜固未嘗有不善之可舍亦不待取人之善為已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公則舍己從人之謂也事之善者人為之已亦為之即取人為善之謂

也如耕稼陶漁是也舜之聖天下固皆知之人見

己之所為若是而舜亦若是是我為者善矣安得

不勸為善乎故曰與人為善也

公孫丑下

孟子將朝王章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仁者循理道安貧守分故不知

彼之富義者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

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齊王餽金章

禮注及趙岐皆曰鎰二十兩國語二十四兩為鎰字書曰鎰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為鎰則二十兩者為有義按儀喪服薦朝一鎰米鄭氏注二十兩為鎰疏依算法言之甚明趙氏注為巨室章及此章皆云二十兩疏於前章引鄭注卻云二十四兩而謂趙注為誤失之矣

之平陸章

語錄都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都是大邑也此說為

是

致為臣章

私龍斷為用私意而暗為龍斷之所為龍斷是商人

就市中地高處立而左右顧望衆人所聚多處而

以物趨彼欲售之而罔羅其利

孟子以魏惠王之三十五年至魏三十七年改為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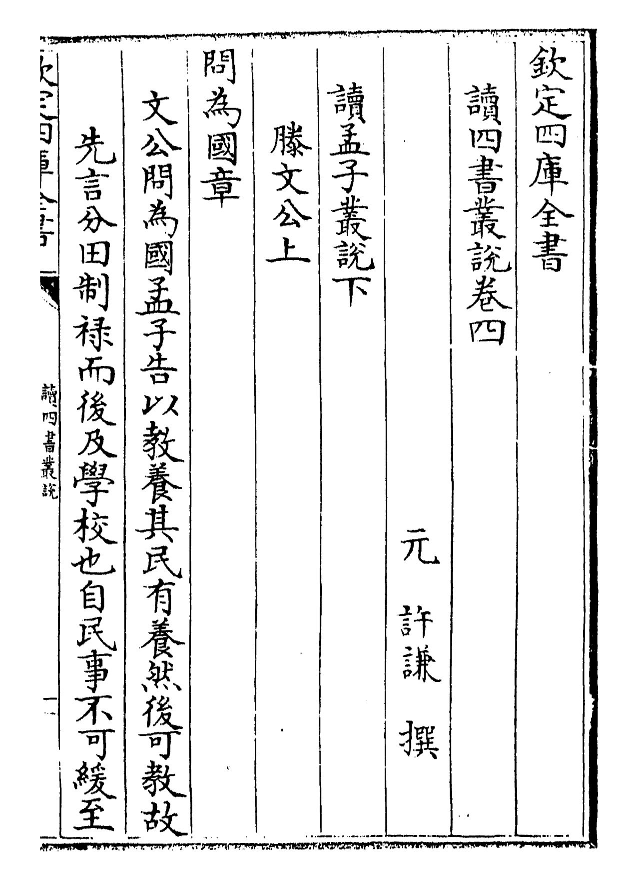
元年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孟子有見襄王語蓋

即去魏適齊當宣王之二十四年也在魏前後計十八年至宣王二十九年伐齊孟子即去齊是年宣王亦卒在齊首尾六年

充虞路問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則不待文王而興者也王者興而有名世者是猶有待於文王者也孟子之時雖無王者興苟有尊德樂道者則孟子能興之

讀四書叢說卷三



讀四書叢說卷四

元 許謙 撰

讀孟子叢說下

滕文公上

問為國章

文公問為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禄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

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為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𨚫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許行章

許行言仁政是孟子所言井地之法陳相言聖人之政是許行言神農之法蓋文公始聞孟子之言既使畢戰為之矣然後許行來及許行來文公不斥絕之而與之處故陳相謂已行其法而其言如此

聖人治民不過教養兩事堯治天下遇災變先命舜禹平水土次命后稷教稼穡然後使契為司徒次叙必如此

江漢以下三語謂夫子之道德光輝如江漢濯之潔秋陽暴之乾皜皜潔白人不可加尚已又一説欲以有若擬孔子則雖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而孔子之皜皜者終不可尚已以為孟子贊美曾子則曰曾子不可之辭識明義精有如江漢之濯秋陽之

暴若是皜皜乎而不可尚也

許行謂不論屨材精粗但大小同者同賈是實說孟子謂大屨與小屨若同賈則賣者必不肯為大者

此說將大小比精粗兩屨字意不同

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適詞故又闢其市賈不貳之説

夷之章

語録命之矣之字夷子名

滕文公下

周霄問章

注籍字音義見考証前篇籍者償也下　諸侯上公袞冕侯伯驚冕子男毳冕上可兼下　紘以組為之屈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　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褘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袞

衣二者皆王后之服而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禕音煇　禮注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淹於驗反又於歛反　白黒曰黼青黒曰黻青赤曰文白赤曰章用此以為祭服謂染絲成此色而繡裳或畫於衣者亦如此

彭更章

彭更於孟子傳食諸侯為泰孟子答之以舜受堯之

天下且不以為泰而子以我傳食為泰乎彭更謂非以傳食為泰但無事而食則不可耳蓋謂有職業而食則可也後孟子之意則謂雖無職業而君子為仁義有功於國者多何嫌於無事

好辯章

集注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復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

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注之意

陳仲子章

匡章以仲子為廉孟子謂齊之巨擘者許之也雖然

以下貶之也伯夷盜跖之築樹反問也此非君子之心謂仲子之廉當如是爾匡章對以織屨辟纑易之此則合君子之道然既以功易食為無害而以母兄之食與室為不義何或縱母兄之得此食物為不義而我受之母兄則為義矣況既是齊之世禄則兄之得禄未為不義也仲子既於母兄之物所從來推一層上看而於所易者不能推一層上看是不能充其廉之類矣凡此皆是反說而愛

親敬兄及君臣之義皆在其中使之就其所明充其所暗則仲子之罪大匡章之惑解矣

此章經注諸廉字當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仲子未得為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得為廉耳此廉字是仲子之廉也

離婁上

離婁章

兩言規矩六律前比說用法後正言立法前謂至聰明者亦須法度以比不一句必須仁政後則謂聖人立法雖盡智慮亦須法度雖主於不忍人之政一句然上兩語亦聖人所立之法也

不仁可與言章

孺子之歌主於人孟子之言主於水聖人之言雖非孺子之本意然主人而言者意反淺主水而言者

意反深所謂聲入心通無非至理

道在邇章

仁義根於人心所同有行之則甚近而易其要在乎親親敬長但人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教子章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非謂為子者必有是言也孟子所以責為父者身之必出於正也

事孰為大章

事親守身雖對說而守身又為事親之本下文曾子只是事親之準則意謂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守身則可爾

離婁下

子産章

子産非不知為政者徒杠輿梁偶有闕耳孟子此言責備賢者蓋恐學者因敬子産而以其所為皆是

故明斥其非以曉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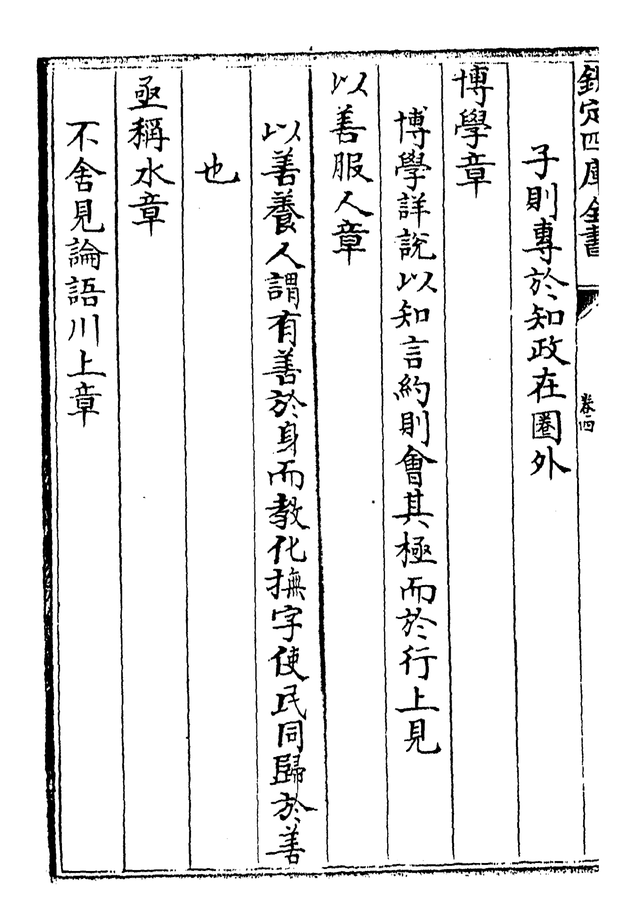
中養不中章

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成事也令以子弟之無德無能而棄之是物之近者事之急者皆不能成尚可謂之有德有能乎彼此相較相去豈遠哉

涵育寛以容之之意薫陶善以道之之意

深造章

此章主於行而知在其中故集注謂道則其進為之方也進為字有力當看蓋學者欲其循序漸進優游涵泳力行積久自然融會於心所謂自得也理既融於心則所處者自然安固而不搖既居之安則所以資藉之者愈深遠而無窮資之既深則日用之間無所往而非道矣工夫只在深造以道四字上至於自得則自然有以下效驗以知行二者各體認之可見孟子之意主於行者為尤重也程



子則專於知政在圈外

博學章

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

以善服人章

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亟稱水章

不舍見論語川上章

異禽獸章

此以舜為標準而使人企慕以力行也舜亦異於禽獸幾希者耳以其能存故為舜則衆人能存之豈不亦可以至於此乎

春秋章

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

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

看方見得中間一節

可以取章

可以無三字為重不可將可以可以無作兩下看初見其可而詳察為不可故行之惟從其不可者耳

或問謂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蓋傷廉是順辭易看傷惠傷勇是反辭難看故也須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為傷集注畧見而自許是全

釋可以意深察而自疑深察半語是釋可以無意

自疑字乃是指去疑其可以者如此看方見得可

以可以無不是兩下說下文過猶不及只是結傷

惠傷勇兩語

逢蒙章

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友

而免禍

言性章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故之發於逆者則又非性之本矣求已之故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則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下文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

循性皆當以利也知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如禹大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証故之易見却不是用功

章內三智者不同上者字是問辭下兩者字是用智之人

萬章上

萬章問章

恝古結反音與戛同集注苦八反誤

娶妻章

懟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為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讎怨父母之心舜固非懟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消彌於未然此等處正好觀聖人

書四岳舉舜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堯妻舜時頑嚚傲德已化而改萬章傳聞蓋亦野人之語孟子不辨惟欲發聖人處變

之心

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道弟有思兄鬱陶之道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象自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堯以天下與舜章

凡祭有祈有報風雨以時年穀順成氣不疴疹民無天厲則是神享其祭而其應如此

百里奚章

䲨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復明奚之事然各有序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證自䲨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像言之惟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見其智之正故反復言之讀之但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萬章下

目不視惡色章

去父母國之道也此一句亦孟子言孔子只有遲遲吾行一句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集大成一節以音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八音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衆音以玉而振之所以

終其衆音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事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為聖智兩全

次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強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萬章兩篇皆論聖賢之行大率皆以孔子折衷之上

篇前五章言舜六章言大禹固無間矣七章則言
伊尹故八章以夫子之出處繼其後九章論百里
奚次篇之首又言三聖人而以孔子集大成斷之
三章問友而上及堯舜四章言交際又繼以孔子
五章為貧而仕又言孔子下二章論君餽與見諸
侯而又及孔子蓋孟子所願學者孔子故論古聖
人則以孔子繼之論賢者必以孔子折衷之前篇
言一治一亂及舜禹湯文武周公處與末篇之末

皆然論語中庸之體大率亦如此所以示君子必學孔子而後可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人受天之理以生本具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有惡是失其本性之善非其真也告子不知乃謂人性本不善因矯揉以為仁義猶矯揉杞柳以為桮棬孟子謂人之於仁義乃其本有而所當行者豈矯揉

而成乃是戕賊人之常性而為之爾揉杞柳為桮棬是戕賊之也非可以喻仁義也若此言之行人不知者將真以為戕賊人為仁義誰肯從之是仁義之禍也

性猶湍水章

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何如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為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

之者人為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排水之
性甚至可使逆行況東西乎人之為善順其本性
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活動知覺為性孟子意謂以此為性則人與
物同而何足謂之人哉故先以白之說兩轉審告
子之意待其應定了然後以犬牛人之性同異而
問之告子知其說之非其言方塞所以言犬又言

牛者謂非獨人物之性異就物之中其性又各不同所以深曉告子以人之性善也

食色性也章

告子言仁是好愛只說得人心一邊不知孟子所言仁義是道心告子以好食愛色皆發於心故曰仁內其言已定故孟子反問之告子只答義外之說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而長人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喻告子猶不悟

重以内外為言不知愛之所施有宜即義在其中而長之之心豈發於外是則理之不明故也孟子因其以好食色者為性於是借嗜炙以為喻謂美味雖在炙而嗜之者乃自内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説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為然物亦有如此者以嗜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内無疑矣

富歲子弟章

先以歲之豐凶致人之善暴以明人性本善有以陷溺則為惡蓋欲得食以養其生者人之常情故富歲得順其心則為善凶年不足以養其生而逆其心則為惡次以麰麥為喻謂人之性本同當皆極於善所以不善者養之異以勉人當盡養之之道也其下又以形之所好必同以明心之所好無不同而聖人之所為即衆人之所本同而當然者衆人當法於聖人以全其善則當力好如口之悅味

可也

同然之然集注訓可與耆聽美對而皆以同字冠之非語助也即是字之意謂理義乃人之所同以為是者

牛山章

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

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梏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魚我所欲章

弗就嘑蹴之食出於倉卒之時受萬鍾在於閒暇之際倉卒之時私意未動義之所發者直閒暇之際

有計較之心則私不可遏矣倉卒而義明如乍見孺子入井惻隱即生意正同閒暇而有宫室等三者之累則如納交要譽惡其聲矣夫行道乞人皆能行之則義乃人之本有明甚君子其可不知之而由之乎孟子之戒深切著明矣

三鄉為身北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為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禄乎可謂無良心矣

此章專以生對義説第一節是主意第二三五又以欲惡分説生字意因第一節暗與義對説蓋欲生即是惡死出此必入彼二節言欲生惡死固人之常情而欲惡有甚之者乃義不義耳此是本然乃有義理之良心也三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者四節兩由是金先生作兩讀蓋正指義而言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此是繳第二節兩句説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

上五節言生死大分下三節言辭受小節然下三節亦是蒙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天爵章

天爵人所皆有人均各有命分有德則足以長民故人修其天爵則人爵自然至不可求也若有心求人爵便已務外而失其本心之爵矣

欲貴章

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為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

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

者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

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

前章尚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

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爲念

告子下

禮與食孰重章

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

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絶嗣必不可摟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棄滅法禮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重輕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曹文章

第三節為字重獨不勝為患為字輕湯文亦在人為之如有力無力皆人所自為雖舉百鈞之重亦是自去發奮為烏獲之徒此言用力為之皆可至況

理義人皆有之本無虧欠不須如舉重之用力豈以力不勝為患但能為之即至不至者乃不為耳所以後節教他學堯則為堯學桀則為桀是皆為之而已

盡心上

盡心章

盡心知性知天　夭壽不貳

存心養性事天　修身俟死　立命

朱子釋明德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釋心則曰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二者無大異豈心即明德之謂乎蓋德者得也所得乎天是釋德字本意而指其得之之原虛靈不昧以狀明之體具衆理應萬事皆所得之實然而虛靈不昧則心也具衆理則性也應萬事則情也是合心性情三者言之而以得乎天冠於其上其釋明德為切至於言心而曰神

明是指人身之神妙靈明充之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之本而言其所統則性情也故亦曰具衆理應萬事此釋心字亦切況德者謂得之於心不以心而言則德何所倚乎然彼言以順辭也此言所以有主宰之意此又微有輕重之不同

萬物章

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　仁　強恕而行　求仁

廣土衆民章

此章緊要在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上常人固皆有四者為氣稟昏迷故物欲蔽隔四者不能根於心惟君子則得於天者全而不曾失常與心相著故其發施有下文如此效驗窮達不能加損而憂樂也分定是分得天之全體分字正指四者

伯夷辟紂章

此章主意在文王之政有國者所當法不主言二老

之去就

登東山章

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為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游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般説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言學者當學聖人然當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自是三

様意思比喻

揚子取為我章

權稱錘也物輕重不齊權與物相準方得其平君子應事當隨事取中而應之譬之稱錙兩斤鈞石物之輕重各有當其平處今以銖兩為輕鈞石為重例以斤稱之其可乎是子莫之執中也

柳下惠章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袒裼裸程焉能浼我和

也至於不怨不憫三黜而不改其道介也人惟知其和而不知其介故孟子表而出之所謂三公當時必有命惠為此任者不可知矣

堯舜性之章

性之者謂得於天者氣質清明義理純粹而終身行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假修治者也身之者謂氣禀微有不同而自修其身體道而行自思勉以至於不思不勉者也至於五霸假借仁義之規模

亦以尊天子安同盟為名而實欲自行其威富其國久於此道亦不自知其非仁義

予不狎章

不狎不順有二義伊尹謂我見桀不順今又習見太甲不順乃就桀與太甲二人言之此一義也或言伊尹見太甲行事日日不合於理義不欲習慣見此不順理之事乃就太甲一人言之又一義也王文憲謂伊尹放太甲善用權者也孟子明其事而

言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善語權者也倘孟子居於彼時則必行伊尹之事業

士何事章

尚志者高尚其心之所之士無位未得行其道故且只高尚其志向非仁非義一節謂有此志而待他日得位而行之者也兩惡在却是目今居者由者則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大人之事已預全備矣當如此作兩節看

仲子不義章

金先生曰仲子不義當句乃先斷其為不義之人下則曰若有與之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信其廉殊不知此乃舍簞食豆羮之小義爾何足道哉彼有辟兄離母之大不義豈可以其小義即許其大不義而名之曰賢哉

食而勿愛章

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

以幣帛言

君子之於物章

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

程子嘗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而此却言仁推己及人似有不同蓋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不言仁之體程子所謂推己及人正訓此章之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爾

盡心下

盡信書章

書中二典三謨之類皆聖哲之言一定而不可易者若其餘載事之辭或有過稱者孟子此言非謂書中之言皆不可盡信但謂其辭時或有害於義者爾讀書之人不以辭害義可也

集注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作鹵者是然亦非楯若以為舂杵與楯苟非血深一二尺豈能漂之雖非

武王殺之而商人自相殺然亦不至如是之多也
蓋鹵乃鹽鹵之鹵謂地發蒸濕言血漬於地如鹵
濕然此金先生之意

我善為陳章

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
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
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
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

肯與我為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梓匠輪輿章

此言師之教者不過舉其大綱爾至於理之精微事之曲折與夫不可容言之妙而當黙識者皆學者所當勉力推明潛心究察非師可以口傳也

民為貴章

集注八蜡不通禮曰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則先嗇一若神農者司嗇二后

稷也農三田畯也田畯是古之官司督促田事有功於民者郵表畷四郵若郵亭表田畔畷井田之畔相連畷於此田畔造郵舍而田畯在其中督約百姓也猫虎五助田除虫鼠之害者坊六坊畜水之堤水庸七水庸通水之道此皆有益於農事者昆蟲八螟蟲之類此則爲害者也故皆迎其神而祭之畷如劣反又知衛反

駱稽章

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為衆口所謗訕而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為衆口所訕但當自修其德而已

山徑之蹊間章

山間之小徑條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札之路矣

口之於味章

性也之性氣質之性也有性焉之性天地之性也有命焉之命本以氣言而亦有理在其中為之品節限制命也之命本以理言而所稟之氣有清濁厚薄之不同上五者人性皆欲之而有命分不同不可必得然亦有理在其中品節其命分下五者本皆天理而却有命分一定不得其至君子則但循天理而行以求至其極故不為命分所拘

堯舜性之章

性者謂所得於天者不假修為終始如一聖之至者也反之謂得於天者不無少失缺修而至之亦聖人也第二節言性之第三節言反之

說大人章

為君子者固當貴貴然於言語之際有畏之之心則言語不能盡況大人所為之事皆不合法度而君子之所不為何必畏之哉

讀四書叢說卷四